

云中岳新武侠小说作品集



护花人

蜀仿山樵荷葉簪和
 見精神展看六月不知暑山
 水從來已靜因觸目倚披立
 就詩書驗暑餘較未遲益予
 領步沈酣愛在尔聯神結搢
 時靈爽打魚氣散卡園人掌
 沽老而蒼烟波深愛擊每侶
 秋合飄然芝製崇
 乾隆壬申初伏陽穀

(台灣)
 云中岳
 著



云中岳新武侠小说作品集

护花



(刀劍) 江湖

畫

云中岳新武侠小说作品集

护

花

人



（加）（日）（海）（文）（学）（出）（版）（社）

有意風折柳
无意柳沾風

护 花 人

(上、下册)

(台湾)云中岳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大华印刷厂印刷装订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20 印张 500 千字

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~5000 册

ISBN7 - 6484 - 0192 - 5
(上、下)册 定价:32.80 元

内 容 提 要

转战八年血染战袍的李九如解甲归田,被好邻居藏剑山主误认为是南毒程星的奸细,一把火烧了他的家。

李九如挥刀复仇,刀刀飞灾横祸。侠义道领袖路武扬狼心狗肺,天下群邪大喜过望,南毒更派出女儿程贞设下诱饵,不料反被无双秀士一口吃掉,被污辱的程姑娘不愧是个女光棍,破罐破摔,跟在无双秀士身边,设计把他一步步推向深渊。

当护花使者不易,为武林侠女护花更不易。怜香惜玉的李九如护花无数,左拥碧落宫小宫主,右抱灵剑千金周姑娘,仍然落入了众香谷女妖的风流陷阱,一夕欢好。

身处魔道、邪道、侠义道三方恩怨中心的李九如,是如何偿清身边四位美女的情债呢?

十六

小阁中，白衣女郎被隐约的人声所惊醒。

她悄然而起，显得有点手忙脚乱，因为衣裙凌乱，黑暗中乱摸，哪能不慌？

身旁的人睡得好沉，似乎好梦正酣。

好不容易穿妥衣裙，已急出一身香汗。

“我得将这些人引走。”她将剑插在腰带上自言自语：“不能让他们搜到此地来。”

她爬窗而出，悄然远扬。

两名夜行人刚跳落后花园，准备向小阁接近。

一声呼哨传到，两人脚下一慢，随即疾趋园角，腾身飞跃登了邻园的屋顶。

东南角百步外的一座屋顶上，突然传出一声冷喝，接着传来一声狂叫，白影乍现乍隐。

两人不假思索，发出一声低啸招呼远处的同伴，向冷叱传来处飞掠。

原来有两上同伴被击落屋下，发出痛苦的求救叫喊，大概摔伤了什么地方，很可能断了脚骨。

一阵好追，白影向正南的一排房舍冉冉远去。

□□ □□ □□

叫喊声惊醒了小阁中的人，也惊醒了各处大宅的家丁护院，大喊捉贼的叫声此起彼落。

连街巷中打更的更夫，也吆喝着提醒街坊起来捉贼。

他是飞灾九刀，一惊而起，随即感到一阵昏眩，头重脚轻，一头栽落在床脚下。

“咦！我……我怎么了？”他爬起来惊呼。

神智一清，便发现自己的衣襟敞开，有点不对劲，手脚有点发软。

室内太黑，他不知身在何处，往床上一摸，摸到一只小香囊。

再一摸，摸到枕畔的刀。

刀在手，他神智焕然清明，不假思索地将刀往腰带上一插，摸索着到了可以隐约看到星光的明窗下，推开窗涌身滑出窗外的花丛中。

叫喊声此起彼落，他看清了附近的地势，向花树丛中一钻，消失在东面的房舍深处。

他知道，发生了某些意外变故。

□□ □□ □□

天亮了，义阳老店的几名店伙，在店东的率领下，叫苦连天到了被打得门毁窗存的客房外。

昨晚发生旅客打斗的事故，店伙们都不敢出来过问，对这些带了刀剑的旅客，店伙们心中有数，出了事最好避得远远地，以免殃及池鱼。

抢人房中，几个人呆住了。

飞灾九刀和衣躺在外间的壁角下，似乎睡得正香甜，破了的家具散了一地。

“客官，客官……”店东焦急地叫，以为飞灾九刀死了，这可有人命官司打啦！岂能不焦急？

他猛然醒来，虎目一张，表示他没死。

“怎么啦？”他挺身站起：“哦！这里……”“客官怎么啦？”

“没什么？”他笑笑：“昨晚好像贵店闹鬼……”

“客官请……请不要胡……胡说……”

“胡说？信不信由你。”他懒得解释：“给我换房间，我还要住几天。”

丢下惊疑不定的店伙，他出房在院子里察看片刻，举步向目绿绿的客房走去。

吕绿绿的客房，也有几名店伙清整破损的门窗，一问之下，才知道姓吕的女客失了踪。

他的包裹，搁在外间的墙角下。

“真是见鬼！”他悚然而自语：“昨晚，我……我做了些什么恶梦？这……”

当然，他并不完全糊涂，知道昨晚他不是做梦，而是发生了一些令他感到浑身不自在，一些令他情绪激动迷离扑朔的事故。

提了包裹，他像梦游般出房。

□□ □□ □□

早膳毕，他出店信步沿街向北步。

前面小巷口踱出一个人，冲他善意地一笑。

“青衫大叔。”他欣然走近：“你怎么也来了？”

“风涛已息，余波荡漾，来看热闹呀！”青衫客笑吟吟地和他并肩而行：“你要找鬼面神？”

“是的，大叔。”

“怎么来信阳找？信阳本来是神拳电剑路庄主的地盘，你是不是找错了方向？”

“没错。”他语对坚决肯定：“路庄主的地盘，仅限于城镇附

近，其他都是谁都不管的穷乡僻壤，任何角落都可以隐龙蛇。我有正确的消息来源，知道该到何处去拔掉龙的爪牙，打断蛇的七寸。”

“但你却在城里到处张扬。”

“我在等消息。”

“收买的消息？”青衫客嘲弄他问。

“不，我不能再收买的下策了。”他苦笑：“天杀的！就有那么多见钱眼开，睁着眼睛说瞎话，出卖假消息的混蛋，像见血的蝇一样找上头来。我的盘缠有限，再也经不起一骗再骗了。”

“你总算不笨呢！”青衫客揶揄他：“等你把盘缠花光，就没有什么把戏好耍了。你这样公然招摇，是不是另有用意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能说吗？”

“不能，法传六耳，就不灵了。”

“哦！法不传六耳，有道理。”青衫客知趣地不再探问：“我猜，昨晚一定有人找你。这里虽说原来是路庄主的地盘，但忠于他的人已被鬼面神的爪牙铲除净尽，已成了三不管地带，两方面在暗中活动的人，都可能横定了心前来找你。”

“的确有人找我，闹了一夜。”

“什么人？”

“老相好，酆都五鬼。”他隐下与吕绿绿发生的事故：“这五位仁兄，上次在藏剑山庄，我不知道他们的底细，几乎断送他们五个合力一击下。”

“你能在不知他们的底细下，接下五鬼合力一击而留得命在，该是你福大命大。”青衫客摇头苦笑：“三十年来，能逃过他们计算下的人，还没听说过呢！所以，他们不会承认失败的，你今后要小心了。”

“我会特别小心的，下次，哼！”“还有其他人找你吗？”

“这……没有。”他并没说谎，吕绿绿该是朋友，而不是敌人。

而依稀留有模糊印象的另一个人，迄今为止，他还想不起是谁。

是女人，没错，而且，也不是敌人。

至于为何有两个女人，他一点也不明白。

起初他以为只有一个吕绿绿，但经过一早上的回忆思索，他已可确定决不只吕绿绿一个人，而是两个不同型类的女人”

投怀送抱令他激情的女人，确是吕绿绿，倒在床上以前的一段记忆，他还依稀留有一些印象。

以后所发生的变故，他觉得模糊难辨，思路贯连不起来。

最主要的是，那只小香囊决不是吕绿绿的。

“你是不是有点魂不守舍？”青衫客关切地问，已看出他流露在外的困惑神情。

“这怎么会？”他急急掩饰：“我……我只是感到有点困惑。”

“什么困惑？”

“我觉得昨晚我……我知道我这种人，见多识广，定力超人，感觉锐敏，警觉性极高，即使精疲力尽极端因顿情势下，也不会神智恍惚，迷迷糊糊产生错觉。”他终于说出自己心中的疑塞。

“这我倒是相信。”

“可是，昨晚我就感到神智恍惚，迷迷糊糊产生难以解释的错觉。”

“真的呀？什么错觉？”

“别提了，反正……反正……”

“你知道鬼面神请来了宇内双残吧？”青衫客并不追问，另起话题。

“对，我见过男残，他逃得快，很了不起。”

“女残叫众香谷主曾花娇，她的女弟子很多，摆出百花阵从

没遇上敌手。她有两种十分厉害的制敌利器，花蕊移神香和神花飞雾，都是极为霸道的迷魂移神药物，据说连牛马也可以受制。花蕊移神香可将人的灵智加以控制，神花飞雾则人鼻即昏。”

“晤！我明白了！”他猛然醒悟：“该死的！我着了她的道儿……哎呀！”

“你怎么啦？”

“抱歉，我有事。得先走一步，少陪。”

“等一等……”

他往右首的横街一窜，挤人人丛匆匆走了。

□□ □□ □□

在一条窄巷转角处，一个门子打扮的人刚从前面转出，便被飞灾九刀一把揪住了衣领。

他藏身在转角处，对面转过来的人无可避免地被他出其不意揪住了。

“不……不要……”门子打扮的人双手齐伸，手攀挡住了他作势捣向小腹的大拳头：“我……我不是故意迟到，委……委实抽不开身……”

“好，这次饶你。”他收了拳头，神态凶暴：“下次再误事，一定废你一手一脚。你们老大怎么说？”希望他能有明白的交代。”

“这……这里有他的手……手书。”门子指指怀里，脸都吓青了。

他动手从门子的怀里，掏出一封书信。

“另有件事请教。”他先不急于看信，放了揪住的衣领：“希望有满意的答复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申州老店住的那群女客，到底是何来路？”

“女残。”门子开始打冷战了。

“真的？”

“在下亲眼看见众香谷主，错不了。”“那就对了，她们……”

“天没亮她们就结帐走了，出北门走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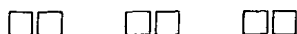
“谢谢。请转告你们老大，他的命保住了，但以后希望他保持良好的合作态度。你可以走了。”

门子拔腿就跑，像是逃避横祸飞灾。

原来他不再用钱买消息，改用刀来与蛇鼠们打交道。

拆开信封观看，里面只画了一张图，是简单的地图，有注记，但没附有书信。

记清了地图，他将图撕碎丢入水沟，哼了一声，大踏步走了。



两辆轻车，加上三辆兼载行李的驷车，以及八名乘枣骝的、负责前后戒备的女骑士，像这种阵容美丽浩大的队伍，是十分引人注目。

这就是众香谷的车马队，五辆车上藏有不少明艳照人，也满手血腥，但罪行从不被人揭发的女杀手，摆出的阵势就可以让卫道之士缩手。她们并不急于赶路，出了北关便缓缓北行，驾车的八名女车夫穿了花花缘的两截骑装，浑身香喷喷地，赶起车来还真有点派头，长鞭一抖，鞭花响亮，煞有介事，旅客为之侧目。

前后的八名女骑士，也似乎一个比一个艳，骑装把挥身要命的曲线表现得更夸张，更令男人心动神摇，腰间的剑也令那些色迷迷的旅客心跳——害怕的心跳。

一个时辰走不了二十里，她们并不急于赶路。

在穗安，众所周知众香谷是替鬼面神助拳的人，公然浩浩荡

荡进入河南，路庄主的朋友虽然可以有充分的藉口出面讨公道，但谁也不敢出面挑衅。

敢出面向众香谷挑衅，真需要有超人的勇气。

女残的名号，足以让各地的所谓英雄豪杰却步，女残不找上门来，已经够幸运了，还敢出面向女残挑衅？

世间活得不耐烦的人毕竟不多。

去向是许州，路庄主的朋友们开始紧张了。

彼一时此一时，只要众香谷不扬言向路庄主挑衅，即使堂而皇之经过许州，路庄主也不好出面讨公道，除非能制造出充分的出面理由。

人人都有遨游天下的权利，众香谷就不在乎各地的豪霸们制造出面挑衅的理由，残忍的雷露手段报复，让那些豪霸们知趣地龟缩。

现在，有人敢公然向众香谷的权威挑战了。

乌锥马绝尘飞驰，逐渐赶上了车队。

在后面断后的四位女骑士，最先发现乌锥的急骤来势，发出警讯之后，立即备战。

南北大官道很宽阔，道上车马行人络绎于途，各靠路左而行，速度快的车马可从路中超越。

车队的速度不变，两里、三里……

乌锥终于到了半里后，速度渐减。

女骑士们暗中戒备，表面上却不露行迹，目迎小驰超越的乌锥，而且居然向一身黑的飞灾九刀媚然微笑，似乎向他善意地打招呼。

飞灾九刀也淡淡一笑，继续向前小驰，片刻便超越车队，超越最前面的四位女骑士。

第一辆轻车内，乘坐着众香谷主女残曾花娇，与她的得力臂膀，内谷总管活阎婆阎飞琼，一个心黑手辣，而且美艳绝伦的女

人。

活阎婆不是“婆”字辈的老太婆，而是与曾谷主同样美的人间尤物，只因她姓阎，阴狠残忍令人害怕，所以江湖朋友把她叫成活阎婆。

“这狂妄小子在于什么？”女残从车窗的帘缝中，盯着超越到前面去了的飞灾九刀背影，感然向活阎婆问：“他如果跟在咱们身边到许州，可有麻烦了。”

“谷主，他是冲我们来的。”活阎婆肯定地说：“在德安本谷的人虽说不曾与他照面，但男残被他废了一臂，他找我们出气理所当然。

当初毒手睚眦安排铁城之约，本来由双残同行的，直至阴阳双魁赶到，才临时走马换将，由双魁代双残。这小于找不到其他的人报复，找我们是意料中事。”“你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他早就知道我们也在信阳落脚，昨晚他九死一生累了一夜，为何歇息养精蓄锐，巴巴地急急赶来，所为何事？他马后没带马包，不可能不带行囊就道。谷主，快下令准备。”

“他真在中途行凶？”

“会的，谷主。”活阎婆语气中有不字的意味：“铁城之会，他的声誉陡升至风云人物之林，正需要继续树立声威。

其他的人都销声匿迹暗中活动，他现身公然引诱那些人出面，现在碰上我们公然行走，正是他的好机会，他不会轻易放过了。”前面，果然传来警戒的信号。

飞灾九刀超越最前面的四位女骑士，继续小驰，在前面里余的路旁大树下勒绍驻马，扭头注视来路片刻，扳鞍下马栓好乌锥，走出官道冷然相候。

车队徐徐接近，众香谷的人缩短行列。

四位女骑士先抵达，不敢驰马前冲，纷纷下马牵着坐骑，警觉地向挡路的飞灾九刀接近。

“晴！想干吗？”为首的女骑士媚笑如花，语音又俏又甜：“李大爷，你不会是扮劫路的强盗吧？”你可是尽人皆知的英雄好汉哪！”

“英雄好汉劫路，并不是什么奇闻。”他也笑，笑声豪放：“哈哈！只要能把所要的东西弄到手，是偷是抢大可不必计较，每件事都在正名上斤斤计较，什么事都不用办了。”

“李大爷要办什么事？”

“和贵谷主当面谈。”

“本姑娘是……”

“你不够份量谈，小姑娘，退在一旁。”他神气地挥手：“记住不要做蠢事，乱动手脚会送命的，飞灾九刀不容许小人物施诡计，你们已准备偷偷施放什么移神香，什么神香飞雾了。”

车停马驻，后面三辆驷车彩影争出，二十四名美丽女郎抢到列阵，气势颇壮。

车门一掀，众香谷主与活阎婆下车，在四名女骑士的拥簇下，出现在阵中间，浓香扑鼻，这附近成了异香飘渺的美人国。

过往的旅客，纷纷仓皇走避，看到这许多女人带了刀剑，实在没有留下欣赏的勇气。

女残美丽的面庞有动人的笑意，但心中恨极，也暗暗惊心。

众香谷平时很少大批公然江湖行走，也从来没碰上胆敢拦路挑衅的事，一旦发生，难免感到不愉快。

这是向女残的权威挑战，是成名人物最难以忍受的事，难怪她心中恨极。

面对列阵的大群娘子军，飞灾九刀不但毫无怯念，反面像个将军，神气地校阅他的所属官兵。

那股傲然的气势，让这些以美武双绝自负的女人气结，也大感心折，居然收起了骄傲自负的神态，不敢摆出在五里亭面对路庄主时，那种嘻嘻哈哈的阵势。

“你定然是飞灾九刀了。”女残倒还沉得住气，动人的笑容保持不变。

“对，飞灾九刀李大爷。”飞灾九刀豪气飞扬地说：“在德安彼此不曾碰面，遗憾之至。”

“德安事件已经告一段落，双方的主事人今后自会了断，参与助拳的人已各走各路，不可能永远纠缠不休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生计。”

“不错，任何人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亲朋好友养在一起，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生计。”

“你现在找我，以何种借口？”

“我和你的事刚开始，与鬼面神无关。”

“我实在想不起你我之间，有任何事刚开始。”女残颇感意义：“你最好举出合理的理由。”

“那是当然，至少，我认为理由充分。”

“本谷主洗耳恭听。”

“昨晚在义阳老店，谷主不否认前往计算在下吧？”

“任何一位江湖同道，都可以证明众香谷的人，在中州老店安顿，一直不曾离店外出。不客气地说，你还不配本谷主亲自出动计算你，你的身价还差得远，别往你自己脸上贴金。”

“在下并不认为飞灾九刀价码不足，也知道你没有承认的勇气，不管你怎么说，在下是不会罢手的。为免刀头舔血，你只有一件事可做，才能避免今天即将要发生的血腥杀戮发生。”

“可恶！你……”

“那就是把在下新交的朋友，昌绿绿姑娘平安无恙地交给在下带走，不然，哼！”他虎目怒睁，杀气腾腾：“这里，将成为血腥屠场，我飞灾九刀说话算数。”

所有的女人，全都出现惊讶的表情。

“吕绿绿是你新交的朋友？”女残是唯一不现惊讶表情的人。

“你心里明白。”飞灾九刀冷冷地说。

“你要救她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你以为是我掳走了她？”

“不是吗？昨晚用移神香暗算在下的人，用得确是高明，时机配合得丝丝入扣，酆都五鬼强袭在先，神香飞雾乘虚后继，你们几乎成功地埋葬了飞灾九刀。”

“是这样的？”

“大概不会假。你们失败了，退而求其次掳走了吕绿绿，摆出动身离境的阵势，引诱在下来追。

你们再次成功了，也注定了再次失败，因为你们埋葬不了我飞灾九刀。

在下已经知道你们的底细，神香和飞雾已不足为害。把人交给我带走，这是唯一避免流血的办法。”

“你真以为凭你一人一刀，对付得了我众香花的百花阵？”女残似要爆发了。

“曾谷主，比百花阵更厉害百倍的阵势，在下也杀得进去冲得出来。不信的话，何不试试？路右空敞，你可以从容列阵，请吧！”

“也许你真的很了不起……”

“是很了不起。”

“你不怕众香谷的百花阵。”

“那是一定的。”

“好吧！妨且相信你有三头六臂，有飞天遁地的神通，吃定了我众香谷。”

“一点也不假。”

“我可以告诉你在何处可以找得到吕绿绿。”

“你少给我耍花招……”